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直傳

漕運

韓邦奇

公諱直字道伸姓屈氏號西溪其先楚公族漢高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屈氏與焉遂爲華陰人曾祖亨洪武初書幣徵禮甚急亨雅不欲仕附族人從戎者免祖諱韶字九成號誠齋經明行修歲薦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隰州同知有惠政隰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愛之號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善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李宜人公甫十歲而

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之初公生之夕撲庵夢
日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入于懷驚覺而公生天性
聰敏過人六七歲時撲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卽
記憶不忘稍長就師手不釋卷成化乙未充邑庠生
庚子浮梁戴恭簡公歲試至華陰恭簡規法未成材
臨時不得爲成材文時學官怒公貧故以公當未成
材公旣就試兩題皆爲之又皆甚佳恭簡深加獎譽
而撻學官秋遂中試甲辰登進士秋九月劉宜人卒
公守制適歲大饑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乞賑
推官日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

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日子家貧甚賑濟能幾
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子來故示之
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高義則
可直則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公道可受賂援罪
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丁未授刑
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撓案無滯獄不數月聲名籍
甚尚書江西何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外郎亦不
署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主事印主
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主事非常主事亦不可以常格
待也刑部主事署印蓋自公始故部獄卒往往厚索

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黥獄事卒白鑑縊殺一
囚是夜夢囚訴卒明日根治得狀白于尚書曰要囚
也姑置之報不可卒論如法自是卒無敢殺囚者錦
衣奸人依憑權勢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
稱攬頭往往負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發覺公
白尚書按治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頭權勢人
果邀奪之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若
縱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詣錦衣謝公曰
直自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
頭犯法刑官逮之柰何弗與錦衣朝廷心腹乃不容

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公
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
衣喜曰如是諸犯卽當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
直俱抵之罪尚書復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
郎乙卯陞山西司郎中遼東巡撫武定交惡 朝廷
命選差剛正官勘問屬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直巡
撫而抵武臣以法枉狀奏公徒有清白之名而無變
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察之言而重彼
罪朝廷知公論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訖威
訖富權貴人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土官軍衛雜處

禱神
息
次

且富庶而謗議易生自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者
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試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又曰士君子
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
簿地步簿呈公征需七八千金公嘆曰小民營利爲
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付之火府南妖擲
甃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及首領佐貳官又
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草有火起或柴頭有
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院內公乃告於城隍謂
城隍與直相表裏皆受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若強

暴橫行及民之不得其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怪
行以爲民患尊神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
滅此灾異毋或曠職以作神羞妖火遂息境內旱禾
稼枯公將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
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
既而果大雨如注歲則大熟於是鄉士大夫有三異
贈卷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劾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
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嚚訟素稱難治
入其境見六事孔修四境又安倉庫有餘羨之積因
固無留滯之囚存心正大而有廉慎之操處事公平

而著勤能之譽乃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必須不次
擢用方協輿論乙丑冬陞河南參政永城縣楊姓者
爲豪族誣告公得狀治豪族罪楊氏獲伸爲公立生
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民叢聚貨食及公署印事咸
徙出別求生理耳撫按交章薦正德丁卯陞浙江按
察使公自念官以提刑爲名以按察爲職深懼負乘
鞫問糾治一以至公處之非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
枉縱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藉故都御史錢公鉞
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
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怒甚衆懼莫敢

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
子之下內臣最尊者璫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
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
公手揖衆入坐衆謂公旣不激劉怒又不瀆禮善處
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
也乞寬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
待期皆報完甫至河南陞太僕寺卿太僕寺馬利近
宰相沿爲奇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苴百計求中至
郡縣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禁革之太僕爲之
肅清近幸不悅乃相與共譖于權瑾瑾令邏者偵察

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久習汙濁今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大理卿多所平反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漕船多稽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阻風守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例坐漕運總兵左瑾不悅公乃托詞曰都御史豈大于公侯伯今屈某坐伏羌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人拿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餽銀器一卓公怒甚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憲綱所載責知縣叱出瑾既敗某御史倡言公爲瑾鄉人數

遷轉宜罷遂致仕初當道與藍田南氏有故怨公連姻南氏當道欲傾公雖一歲四遷實爲布政遷都御史耳而言者不察又公爲按察時某御史爲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斂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益急而公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至淮安謁公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之平生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餽金求解贓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某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罷會諦思之則某

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伏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之故宦迹所至皆有聲與人言侃侃無隱疊疊不倦然亦以此得罪於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及于猖狂耶故里居以來二十一年耕讀不倦嘗身親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式雖官至大臣非慶賀大賓客未嘗衣錦於人無貴賤謙謙

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年九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禮公弟泰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哉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於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不得爲義人耶嘉靖丁亥奉詔進階總制尚書王公疏薦起用不果公才足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者咸惜之公年七十四一疾不起訃聞上遣官諭祭營葬事贊曰廉者士之大閑也蓋蓋一汗周公才美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官顏色以耀閭里受賕嗟來以瀆知厚者衆矣卓哉公平歲饑乞賑顧乃

辭却賂脫罪人之惠至今聽其言凜凜然令人振奮
感動肅恭生敬起採薇簞瓢之志孟子曰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一於義而已矣當其時閉戶饑死則於
陵仲子之儔又非公之志也予旣詳書於傳而復論
著於此使吾黨之士景行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
倖致也

右副都御史馬公卿傳

清運

朱睦擇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也父圖沁州知州卿少而穎敏
甫十年圖示以經書大旨旣曉析已摘文清峻弘治
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時臨清
王佑以貢至卿察其博覽有行遂及張士隆田汝耕
輩講易於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
未行法未守卿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
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健覆
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
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學士靳貴奴

虞翁錄 卷之五十九
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者已出院卿疏請究之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卿爲大名知府是時薊盜大亂大名戎馬充斥又值凶歲卿至郡修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悃爲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卿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採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卿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初遼東寧杲自御史傳陞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

京師厚賂闖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卿適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卿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駑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杲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卿不爲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卿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

曰讐之寔欲存之以便已況法弛綱頽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鬪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劫素雖桀鷲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謀說降赦迷誅我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改山西提學轉叅政晉國發

喪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卿生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卿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衆嘉靖二年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勛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挾金以逋十年不訖工卿蒞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檄杭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奏卿及仲道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逮卿及仲道詔獄治卿及仲道各引爲已罪珠疏救卿謫鶴慶知府珠仲道亦坐降調卿歸省親會友飲燕甚適知州

圖臨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履堂與
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卿立而言曰吾不過再
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卿推
誠布化抹檄煩苛均徑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
和地亢而藉潤桔槔勘濟詢之士人云惟麗江可疏
而灌之然異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卿乃移文麗江委
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濶如之沿江鑿渠深闊幾丈旬
日而就暇則教誨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論之以文
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
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

及幸一第筮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借偶
爲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
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
心但求毫楮今又嚙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
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
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
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有已則不學專以
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
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
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

銓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戚卽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互解矣七年正月遷雲南布政司參

再遷按察使委勘平蠻功過當實當道器之御史劉泉薦卿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卿自代謂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略可以理紛結不報明年轉福建右布政使尋進南京太僕寺卿丁外艱十六年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卿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母令走洩未幾漕利上錫白金綵段奏除淮揚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兩又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有

右副都御史山先生連公鑛神道碑

河道

郭鑿

公姓連氏諱鑛字伯金初號白石繼號明山其先晉
 上黨襄垣縣人上世祖威徙廣平府永年縣高祖友
 文曾祖旺祖玘以公伯父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父
 茂以公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太孺人公
 天性豪邁神清氣爽與人不苟合事父母孝敬處兄
 弟友誼讀書求諸心得文追先秦詩步盛唐字法端
 勁如其為人所著有明山疏略燕山漫稿人以私事
 言者仰面不應其人自阻立朝以忠貞不欺為本苟

利于國不恤其身語及賊吏姦黨則怒髮上指著不
與之並立者居官二十八載而囊無厚貲壬午舉鄉
薦丙戌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時例出補日照日
照地鹵民瘠逋賦爲常公招來撫字租稅不乏改建
平豪健難治潘姓者怙勢強娶婺婦公治之以法境
內肅然有虞順者挾妖術據五牙山爲亂公計擒之
有紵絲白金之賜甲午陞戶部主事督理易州倉廠
豪猾皆望風遁去掌崇文門稅大司徒梁公姻屬有
匿稅者論如律梁公歎服謂其相信之深也十四年
例改風力部屬爲臺諫梁公遂薦之授山西道監察

巡陝西茶馬條陳種馬牧地事宜皆見實用後
改浙江道恭送 章聖梓宮葬承天復蒙紵絲白金
之賜庚子按山西議類解額辦錢糧而三晉民力少
蘇時秋警方殷兼鄉試重務公晝夜勤理疏五上皆
切中機宜科目亦稱得人議寢馬地餘銀廣平八郡
陰受其惠條陳防虜八事語過切直罰俸三月 上
由此益知其名癸卯陞浙江副使丁卯陞河南左叅
政巳酉陞湖廣按察使庚戌陞右布政尋陞浙江左
布政辛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道是
歲澍雨運堤衝潰阻後幫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趨

邳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
張秋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
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莆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
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
過淮則南河免汜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
以爲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
挑濬新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壬子 上命以原職
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卽過淮矣
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
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材淤塞及

準過

濬黃河下流使循故道公之始至淮實漲水殘傷之
後蕭徐邳宿漕爲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
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賑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
出則示所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
去之日疾作于途抵家卒享年五十有九

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吳公桂芳行狀

河道

王宗沐

公諱桂芳字某別號自湖更號潭石世爲新建杉林里人公生以正德辛巳九月三日先一夕父夢舍傍有巨蛇丈餘以杖擊之愈益奮起薄雲漢覺而生公因奇之九歲卽善屬文十三補弟子員弱冠舉癸卯鄉試第二人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鄞縣聞公屠公繼爲司寇皆斂衽稱非凡才而公亦方銳敏欲以功名自表見卽精覈比議鬱稱法家時有崔鑑者年十三其父嬖妾凌其母鑑忿手刃妾事聞下部議

增母
子慈
孝世
見

憐其志處活比公爲之傳文雄麗得司馬氏法盛傳
於縉紳間於是司寇掄公典部奏記時蒲州今少傅
王鑑川公與余三人朝夕協心同事而余之於公爲
骨肉交自此始明年聞司寇改吏部尚書題請移各
部才主事居言官刑部則列公首而移檄之夕公以
聞潘淑人訃不果舒淑人舉公卽歿而潘繼室乃愛
公篤至凡公爲諸生以及仕衣食非潘手親則不以
畀而顧已所生都事君與二女愛皆不敢望以故公
於潘忘其非已出聞訃哀毀感動行路人謂母子兩
皆絕世間不常覩也服闋補禮部主事轉祠祭部中

是時分宜秉政子世蕃二橫甚然欲媾婚名士以自
塗飾聞公有女一日親造公請曰願以子託館甥公
恐其膩乃佯驚曰某止一女與朱給事應辰子負盛
意柰何世蕃大阻然亦不謂公却之也後一月公亟
絲朱給事出聘而世蕃偵知之乃悟前語爲漫恨公
刺骨倭寇方熾而維揚爲盜藪且衝劇欲因以困公
乃抑其資令出守命下縉紳大駭然咸知所謂益以
重公謂不附麗特立也公抵揚甫數日而壽藩宮眷
取還邸中官私驛騷官吏走匿公卽走真州境上逆
之好爲之禮而震以威凡揚境內數驛舟夫之資皆

一時并給中使望公貌偉岸固憚斂而又先事備不以乏觸怒乃戢戢出揚境不泊岸民帖然不驚而公名亦由此起時倭寇猖熾流劫通泰公建白創選旁海竈戶爲兵使守其地賊登岸見之駭走因追逐殺數百人賊不敢復入揚境乃請經畫城如阜城泰州城海門城瓜洲又城郡城外垣詘財聚力悉公指授調度民不知病揚號財賦區公尤潔已無所緇有火署丞者黃商者皆爲人誣陷公直其枉乃皆外假書米內裝重餽千餘金公一却之且置於法其後遷行徐生以仇家陷其通倭家且破公廉其誣亦直之而生自攜千餘金致於半途公曰吾行而受卽在郡如不速去則且視黃商火丞例生愧懷金去還家以像事公滿考遷臨清兵備副使去之日民相與巷哭罷市未幾改山東督學公勅教約絕謁請是歲多得名士轉廣東叅政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時胡督撫以兵事泰於用財慮不給公爲查理積年隱沒者幾月得十餘萬緡胡於座起揖謝曰公真天人也時公望重中外方欲倚用公而分宜銜不置閩撫臣以戰敗於寇罷去乃曰非吳公不可代意實欲申前恨困公命下而丁父憂嚴愕貽曰有福人未可量服闋

起鄖陽巡撫尋晉副都御史總河道未任轉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公抵任未數月而海寇新舊相仍數且二萬餘公紛紛奏請調兵食選練兵將皆中機宜輒報下施行不踰數月先後尅獲餘者遁海上爲雷風所覆無一還者地方寧謐人以爲神而潮州柘林官兵喇撻大總管者以少糧脫巾呼其黨數百人一夕叛時與倭持兵尚未解也公以計授其將且聞東莞有李茂材者頗以鄉兵雄於里召而密約厚以賞使其隨官軍尾擊之海上皆悉擒斬方叛兵環海轉掠省城非公星馳還鎮則城外民居屋貨俱爲盜資是功旣奏而公始決意城省外城矣是時居民以撤屋度城址頗不悅至有飛語公銳於戒事且罪言者其規畫大抵視揚城例版築甫畢公遷去而閩之流寇曾一本突入犯省城曾老於賊部下梟雄數千人意固垂涎濱河居民財富將甘心焉不謂有城也比泊而樓櫓森整殊失計去遂就擒于是人知公有保障功爭立祠祀之揚與廣皆天下雄富多大商其外沿河積聚生齒繁集而公以兩城所生全卽宦跡功中爲尤著兩地皆衝劇大工拂人初意飛語易騰達而公卒就功人謂其斷不移尤難也公居廣凡滿三

載所誅夷山海大盜如王西橋葉丹樓伍端馬平吳平陳倫皆逋逃稔惡而公談笑中悉蕩平之羅旁地扼江道之咽數千年大木叢翳蠻隱以行劫監司將吏過端溪者必鈎船掠且殺人公爲聚兵悉伐而焚之賊不敢出迄今爲坦途 天子凡六致賞焉召入以原官佐部議是時丁卯歲秋九月也余時會公於真州公曰廣中兵事勞心過殆且病抵部而正卿缺公署部事方虜入犯薊鎮調度機宜奏記旁午公裁度無不中人方望公卽正而忽嘔血疾作累疏乞休還家八年與同志聚講山中足跡不謁臺省是時嚴

氏方敗與之連姻者皆爲輸贖有死於獄者而公門宴然人始識公初拒之有以也漕計方艱阻 朝廷以公夙望特以原官召入抵任卽疏開草灣以通海口築高郵堤以蓄湖波則運路不梗 天子覩奏命行之績且奏而兩都言官以爲河流尚滂淮揚爲巨浸河臣與漕不相統非大更革設總督不足以集事於是 天子晉工部尚書總督河漕事而公亦以屬新釐建百緒注措早夜草奏移官定計而往疾頓作命下幾月而公不起矣 天子痛悼加贈太子少保祭典優渥縉紳相與哀挽謂公迄成大功然公志未

究也哀哉平生敦大倫尤好調人急兩姊妹與弟都事君俱異母給贍周洽於都事君均分半產以廢移之幼時師戴博士士元老且貧公養之終身杉林居族地卑而屋敝公捐已財爲改創爽塏聚族以安焉松湖墻窰尾堤楊湖蛟溪兩橋皆公以義成鄉之戚里待公而舉火者不啻十餘家也始公之居刑曹與余與王鑑用公典奏三人同志業相砥礪堂有三栢余爲賦揭於壁以志三人者他日樹立也公由兩廣起廢卒代余督漕鑑川公以少傅居刑書而余適移左侍鑑川公樹邊功公爲之表著載在

奏謂三人中余最劣而宦轍先後瓜連蔓引人謂爲奇未幾余以憂歸鑑川公亦解職而公遂長逝矣三人者離合存亡之悲四十年間倏忽在前嗟夫人生不樹勲名學行名世而徒以富貴相推挽者如燭火電光其謂何哉公年五十有八余不忍狀公而卒次之其以暢余悲且以寄鑑川公共斯哀云

都察院右都御史吳江盛公應期傳 河道

袁 袞

御史大夫盛公諱應期字思徵蘇之吳江人也其先
出宋叅知政事文肅公度高祖寅 文皇帝時官御
醫有寵曾祖似不仕祖斯父瓘俱以公貴贈官公弱
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牐牐當孔
道公私舟乎先進公束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
寬以少宰赴召時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
也守牐旬日乃聽過公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
者蓋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斂戢挾私者

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嬖用事諸中貴羣愬于廣廣固銜之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來聞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公阻薦新船爲大不敬詔逮錦衣衛獄謫雲南安寧驛丞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祿琫也烏爨蠻所居俗獷悍習盜公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法而弛捕盜之禁盜咸首伏化爲良民陞順慶府通判管糧稽逋擿伏宿蠹盡革父喪歸道陞武昌府同知服除改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諸道所至屏肅景東知府陶某上官也父子信讒日相讐殺公縛其讒人寘之重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事而子朝鳴凶狡不法肆行剽奪民殊苦之奏下所司觀望不理公出鳳不意單車馳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窮治其黨歸所侵奪於民公策鳳氏終爲患請降其秩設官制之因會奏于朝議寢不行後鳳氏卒叛如公言復建議請閉銀鑛絕禍源而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無厭公與巡按御史張公璫副使晁公必登共禁制之裕因誣奏公晁公俱逮下制獄張竟拷死獄中諸大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乾清宮災救出先已進本司副使乃得復任尋陞河南按察使清嚴彊察威禁大

行陞山東右布政使謹出納屏羨餘正已率物胥吏
莫能爲姦未幾陞陝西左布政使鎮守大監廖鑾縱
其弟姪廖鎧廖鵬漁獵民財侵盜官帑姦贓狼藉有
司脇息莫敢問公以法剪其羽翼廖滋不悅思中傷
之乃檄公督造絨罽檄文嚴峻費且鉅萬公按籍知
廖前已侵費數萬不以上供持數示廖將奏之廖惶
恐跪謝乃不復造 武皇之西巡也駕將至榆林

情恟恟衆議加賦以備供億公請於正賦內每戶以
丁糧爲差出米銀若干聽准來歲賦入之數民爭先
輸納比駕至士馬供億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

事者江彬扈從寵倖勢熾薰灼自鎮巡以下成重足
屏氣叫辱如奴隸公獨興抗禮干請不行同事者咸
歎服焉 武皇帝亦知之曰盛某好官也明年四川

缺巡撫陞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蜀險遠夷獠雜居
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數出寇掠而流民謝文義亦
糾夔蠻爲亂皆討平之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幣丁
繼母憂歸 今皇帝登極起爲江西巡撫江西遭宸
濠兵變之後歲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陽湖尤爲淵
藪盜出沒其間屬漁舟爲之鄉導公編號以驗其出
入而調遣官軍以防邏之立團保之法使相覺察盜

無所容一時迸散於是輕徭賦議賑貸奏免雜調緡錢者數十萬請留解運者數萬輸米南京者四十七萬銀二十萬而積穀以備荒者亦百餘萬有詔賜羊酒幣帛尋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兩廣者多通土官餽謁土官多玩易之號令隳弛而蠻寇竊發公至大閱鉤稽簡料凡太監及總兵私役軍者悉勒歸伍而兩府官屬之暴橫者痛抑之且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關白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讒構矣歸善縣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爲亂發兵討捕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全等斬首千一百二十級俘四百餘人土官劉召據恩以叛討破之斬首千九十七級俘五百餘人召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作亂事聞下公體勘公上疏陳方略下兵部覆議而公已改官矣初二府蓄憾騰謗於當道當道者欲事調停遂除公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也乃引疾致仕會河決徐沛漕渠不通朝廷憂之詔選廷臣可以治水者僉議以公名上陞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潛渠而僉事江公良材議同

及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亦各陳便宜並下公看
詳公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協乃上疏言黃河之
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
爲之滙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
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
卽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
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
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
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
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

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
橋亦以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
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
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
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
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
改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
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
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
聞詔可以春和興役而公以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

船堅築隄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置垂成而謗興有詔罷役而公得罪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部尚書胡公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論薦竟不用以死惜哉論曰余觀盛公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人與事建功若斯之慎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於多口賴朝廷之明讒妒弗行卒以卽功信哉事之難成也余嘗道徐沛間詢盛公治河事皆有法工纔四月耳而完者已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患無成哉公剛果廉幹嚴於馭吏請謁弗通怨謗弗恤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裳傳

河道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誕夕父夢明珠入室如斗及稍長穎異過人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汙也十四補郡弟子員居學舍自爲炊爨衣食不足裕如也因悟聖賢安貧樂道處自號安貧子督學顧公雅重之俾受學于翰林後渠崔公銑公大奇之由是舉鄉薦遊太學結交天下名士或有問其志者對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甲戌進士授御史巡鹽山西時權奸錢寧差官市鹽禁弗與有夤緣奏討者事下戶部尚書石公玠曰朱御史不汝允也遂中止按

山東救御史王相執法劾闈豎黎鑑姦貪士論壯之
武宗數遊幸抗疏力阻且極言小人熒惑君心詞
甚激切直聲播於中外又勸武宗正心講學戒遊
佚近儒臣四事多見採納知鞏昌單騎之任時連年
旱荒瘟疫大行乃虔誠致禱卽大雨浹旬衆以爲神
西夷猖獗設方略困之洞中食盡乃殪之功聞于朝
賞表裏銀兩詔舉政事卓異者賜宴獎勵公居第一
鞏昌雖婦人女子至今稱之擢溫處兵備礦徒黨聚
幾四十年檄到卽解散改浙江協堂副使巡按王璜
重人銜之奪其官輿論不平以萬壽節入賀重人

欲得一言以藉口乃佯問曰王御史不法作何狀對
曰真御史重人大慚遷浙江左叅政勅總督糧儲凡
徵派必躬其事吏弊悉革陞福建按察使遇懷安縣
獄囚之變乃相機設法勦於海上政暇與閩士講學
日環其門述者有無倦錄給事中劉世揚薦海內賢
能大學士石瑄等七人公居其次陞浙江左布政革
奸釐弊吏役乃私書公案曰清便清似水只怕不到
底公知吏役所爲續之曰我便清到底只怕餓殺你
至今人傳誦之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勅總理河
道時宣府軍士爲變陰欲陷之上曰河事非朱裳

不可宜府可別着人去非受知 主上之深無是語也時黃河南徙糧運不通乃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 上允之未幾丁外艱賜葬祭服闋薦章凡數十上以公耿介不私權貴不果起用居家一如寒士鄉人僉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立石旌德逮世宗南巡至磁州朝見卽勅起復原職拜命卽行詣行在候駕渡河抵任不旬日適梓宮南柩冒暑宵征五晝夜至北通州凡千五百里有奇僵臥舟中不能起恍恍如夢中語皆 朝廷大事 聞 天子傷悼不已給賜葬祭如儀謚端簡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

祭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乃悉謝四方謁文者而吳興潘君以其考印川公墓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 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 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步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又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

虜入卽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闔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沒矣沒之後凡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沒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嗚呼此予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卽家拜右副都御史尋詔以原官總理辛未罷歸以交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後改刑部侍經筵 上駕 天壽山勅公被麒麟服居守甲申復罷歸再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逮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土老篙師喟然嘆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

復故爲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遂躬
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幣金
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瀦其陸百五十里
背赭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
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
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之而公持議適
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
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
郡邑幾滙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
起治河具有成蹟其大者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

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八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
入于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隄十餘萬丈以爲外護
而後戊子河四潰 天子以言官言拜公田間至是
不特公習河而河亦習公矣旣告成錄其功所加築
上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泗隄寄子隄凡三
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厰凡二十
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
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隄柳
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公
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裊霜露髮白面黧

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始復見
室廬丘壠煙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
卽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
入于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
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
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
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
而議者猶嘵嘵也蓋先是嘗有疑隄繇非便請疏海
口復老黃河者矣已深計利害迄不能易公惟泗州
歲苦祖陵在焉或謂高家堰關過下流爲梗堰公

所修也好事者挾陵而議依於明主孝思見謂
窮公然公疏固言之矣以謂泗陵之說起於萬曆辛
巳之流言而不度祖陵基址之甚高也又不度前隔
小岡復隔沙河陵去淮之甚遠也自沙河口登岸而
趨陵地幾十餘里自岸而仰視陵地幾一丈有六尺
自陵地而仰視玄宮又幾二十有餘丈每秋淮水穿
湖其甚者及岡足或下馬橋而止矣自非洪荒之水
安能遽射玄宮哉且高堰翔築於漢陳登而本朝平
江伯修之正所以束全淮之水使出雲梯減泗之害
也非所以貽泗之害也蓋先是泗水嘗爲害矣乃在

高堰既決之後比臣復修堰而水不加溢也此遠有古圖記近有泗人萬口萬目誰可欺者疏上 朝廷報從公堰得無廢而言者坐譴去嗟乎此所謂息壤在彼功以此成謗亦以此集歎公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掃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試之而洪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母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上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顛獨角其顛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叅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而尸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輿疾行部且請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聖神誰能保二十年後鍼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爲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明年成進士試政九江出寃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爲御史稽覈大木于南都公請無毀

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于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叅贊南京南京得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動人情恃公而安泐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爲之上書觸時諱至鐫秩罷免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倜儻喜賑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間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皇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犇集挽留百里間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爲氏至滎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

石晉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
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
四月十二日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爲司空其瀕
危者數矣未冠卽慷慨爲父白寃賴當事試其文寬
之然往來蹶躄無能具一菜羹一管履可以孱弱死
仲氏太守繫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
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殯子慕涕淚覆面可以
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洩
或咯血或暴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墻督工水
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散走公幸無恙又颺
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
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
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
屈旣以轉羞而成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
者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讒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
謂三難之外卽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
之苦以暴之 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
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
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 皇帝深
察其忠若瀕死而脫于難則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

悲之雖然公今所得誥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
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
之賞且令羣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今
國家卽不屑與絜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
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固知公九原之論
必有所歸矣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東

星行狀

河漕

于慎行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堦運道告堙詔舉才臣臨視
咸言上黨劉公卽家拜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併河漕之政總焉公以某年八月蒞淮行河
所決請濬趙渠故道明年己亥告成詔晉公工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任一子官明年庚子渠邵伯之湖
明年辛丑議開泇河公病卒于濟公諱東星字子明
別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也世居邑之坪上稱爲德門
曾祖諱文住大父諱得保贈吏部侍郎太公諱賓封

吏部侍郎母牛淑人公生而穎秀博聞善誦封公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試嘗居右嘉靖辛酉舉山西省試第三隆慶戊辰第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故余等與同舍也庚午授兵科給事中尋轉禮左所條奏邊務國儲及釐剔奸蠹諸疏號爲老成有識其時新鄭復相宵人附麗政多失平公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相懼因請大汰言官所睚眦舉網之公得謫蒲城丞居諫省數月爾久之徙知盧氏公雖以內吏左遷然其爲令若丞躬行節愛未嘗傳舍其民所至獎薦儒生多成名士二邑皆歌舞之萬曆改元召

刑部主事署中有所比讞不當其辜他郎毋敢也公獨方白其冤司寇則目攝公獄有左驗何據而出公仰視曰雖有左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司寇起謝罷郎竟傳爰書磔死已而事白司寇及他郎皆奉譙旨鑄官而公名大起矣丁丑以戶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已卯轉陝西叅議以學行推浙江提學副使浙士富于經術前使峻爲繩削以奉時政口語嘒嘒公一以行誼爲先而評隲藝文秉衡上下未嘗有所尅核私書請謁則屏不視士服其公壬午陞山東叅政轉漕中都已而丁內艱服闋補河南旋

進山東按察使備兵易州歷湖廣左右布政使壬辰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其時倭寇朝
鮮王師出討宿重兵于天津羽書狎至歲又大侵公
外畫東征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改折蠲停差次及請
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直而民贍給
是歲也西輔饑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
虎符誅公曰此潢地弄兵可尺檄下爾殲其魁若干
餘貫不問乃皆解散癸巳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
尋遷吏部右侍郎以清正廉平佐天官臺長政本肅
然會閱邊論功大父以下得賜今爵而封公年八十

合為一
河漕
以二
人泄

有二從養長安公請送歸許焉聞命而卒于邸朝廷
賜之祭將作治葬久之有河事乃召起公故事河漕
為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會
有大役兩不相謀幾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公
七省監司長吏咸受節制公既循行河隄相度便利
以為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
而並舉之于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
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
北徙潘大司空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
黃堍稍盪成渠惟曲里舖至三仙臺四十里臯陸如

故公因而鑄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千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二湖揚之巨浸游波泱泱風則善溺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泖口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筭舒大司空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議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衆謂泖口若成明年新運可毋乞靈河也而公不起矣方公疾時督漕御史過濟視諸榻前公子泣拜而請輒爲具疏已而公疏亦上累詔不允則從牀簣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嗟嗟傷哉公爲人癯而健骨風神瑩朗目光炯然警敏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不輕發談說纒纒不爲畔岸而中甚勁特有所不可萬夫莫能撓也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歲嘗大饑糴粟以賑屣履田間時從野老泥飲盃羹豆飯皆爲盡歡足迹希至公府有寃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憇于道周有輓輅而覆者號曷助予公卽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販

夫至使天卿夾轂起河漕日方憇于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其朴不自貴如此在濟上時臨清稅使虐而激變蹀血署門公聞立遣一將奉檄往撫定之而亟以狀聞用公計畫東方以寧或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可毋煩公公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社稷是以安有秉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守謂何其年燕趙齊梁灾流徙滿道公出秩金爲倡下記所部各以多少設粥舖餓者所活甚衆又下郡邑諸城旦徒惟盜竊不免其他盡令濬河得以輕重相准弛其什五六旣頗省召募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凡公所爲福利于民多此類也公旣修無生之學以出世爲宗平居訓迪子弟惟理道檢相爲先不及榮利聞海內名碩不遠千里遣之從游後當任子憐弟孫孤幼欲以官之公子惟然惟命退無二辭及公卒交游賻送一無所受曰先人命也斯以知其內訓矣公生嘉靖戊戌正月二十二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四總公平生廉而不激惠而不昵崇簡易之理而不擇便翔鴻鉅之烈而不雄成虛心正已

奉公矢節凜然古貞臣風焉病而詠曰人能常清淨
萬物悉歸依此其學術所由矣公駐節濟寧與予里
近各操一舟相訪遇諸鉅澤之湖異乎平生所薰習
也慨然謂余古人朝聞夕死者何物吾與若冉冉老
矣于死生夜旦之常猶未了了不罔生乎余河漢其
言未嘗不茫然自失也公且死謂家人避無怛化吾
歸矣公歸安處以其所歸覆其所聞其必不爲罔生
也蓋漢初未有佛教而曹相國汲內史以黃老清淨
之學施于當世其理若懸符者吾以是謂公焉

工部右侍郎劉丙傳

采木

丙字文渙江西安福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監察御史遷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以憂
去服闋調四川陞貴州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四川
左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督採大木擢工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丙操履清介喜於有爲政
尚嚴厲無所縱貸雖頗取怨而法令修舉士民畏之
及膺採木之任親入山谷冒嵐瘴遂致疾卒訃聞贈
工部尚書謚恭襄賜祭葬如例

左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傳

采木

李憲卿字廉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吏部
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
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承巡撫檄爲法均
派折衷最爲簡易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
會施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冠縣
擒獲之旣寧李尚書默自吏部罷還沿途有司供帳
頗懈比至臨清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喜過望逾
年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叅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
甫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奏水災乞蠲貸親

行鄂渚雲夢間拊循其民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
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征剿所過
牢廩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
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悉召歸不復調是時奉天
殿災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采辦大木工
部侍郎劉伯躍以憂去 上特旨陞憲卿左副都御
史代其任先是 天子稽制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
年之殿及珍臺間館歲有興造頗竭蜀荆之材乃行
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西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
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環瑋於水樂
金柱圍長終不能合憲卿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
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
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桐樓梭江叅政
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崗叅
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
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議繆文龍入播州貞州
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
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
赤水猴崗僉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
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

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序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印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菁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者視前亦已超絕第所派長巨非常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摻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摻知不可得伏望勅下該部計議量才取用庶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

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
汀淮至京師簾篾相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巨材故殿建猶未有期乃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之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大臣以爲言 天子亦自憐之手諭大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能守卽葦亦可久于是將作大匠頗能規削膠附稱 上意而見材度已足用憲卿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之遂考卜興工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

八十章憲卿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崗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疑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崗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且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崕鳥獸哀鳴震天跋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憲卿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 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辛酉冬徵還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 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

庸行錄 卷之五十九
卿爲人美姿容談論有章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
其志至京師分宜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卽丰
采亦足羽儀朝端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故採督三年
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

右僉都御史史仲成傳 采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仲成慶陽府安化縣人洪武
中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奏請封禪不報後陞山東
按察司僉事尋改桂林府同知永樂元年陞僉都御
史力言黥刺之人雖材且賢不可復用 上是之四
年命率山西軍民採木於五臺山仲成不飭履行不
恤人勞督責箠楚軍民苦之時有管軍百戶亦被箠
楚 上聞之曰舊制軍官有罪非奏不得擅問仲成
不知恤此豈知恤軍民哉召還將正其罪比至中風
暴卒時永樂十一年三月

軍官
不得
擅提
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諒傳

巡視

實錄

賈諒嶧縣人永樂中繇鄉舉擢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七月丙寅諒同給事中張居傑等劾奏戶部郎中蕭翔酌酒廢職名震臺端 宣宗諭夏原吉曰朝廷置給事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凡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 祖宗時慎重用人其有敷奏詳明蒞事勤敏智識優長有補政治者用以不次久之擢諒為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鋤強梗屏豪黠振彝綱存大體楚之有重臣以保釐茲土自諒始

楚有撫臣自諒始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明神道碑

捕盜

何喬新

成化二十一年秋九月十有九日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高公以疾卒于家有司以聞 憲宗皇帝遣江西
布政司叅議林同以牲幣諭祭焉公卒之三年為弘
治元年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余公請于 朝謂公
居官以廉慎稱且有平閩寇功宜命有司為治葬事
今天子允其請特命有司治其塋域公諱明字上
達世家信之貴溪曾祖諱元杰祖諱則銘再世不仕
皆以端厚稱父諱吉昌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母鄒氏累封恭人公自幼以孝聞年
十三恭人病甚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
粥中恭人食之頓愈稍長補邑庠生篤學不勗景泰
庚午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都察院未幾
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彭城李苟等苦官吏貪暴訟于
朝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
例爲妄訴者設苟等訴不誣法當杖 康定皇帝從
之因著爲令村氓趙釗等爲妖言吏欲功執其黨數
卜人誣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繇
是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黜汙暴誅凶頑風聲凜

不稅
河
出

然郡縣寃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辨之黃河南徙民
其填淤者畝收數斛吏議使民計畝輸稅公不可曰
河徙不常異日平陸復爲巨浸耕者何以供稅議者
乃止及還朝適邊報沓至公奉勅督邊餉人皆趨令
靡後期者都御史寇深剛愎自用屬官少當其意者
尤忌江右人獨於公敬愛無斁凡大獄大政惟公言
是聽章疏當上者俾公具草焉 英宗皇帝旣復位
天下藩臬郡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
而彈文出於公 上怒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
懼莫敢對公毅然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

入白之。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忠國公石亨以擅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上命公與錦衣衛指揮門達籍其家，公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僮僕不當從坐。達然之，遂同以實聞，得免者四十餘人。尋陞大理寺丞。凡獄情矜疑者，叅錯訊鞫，多所平反。憲宗皇帝嗣位，遷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南臺以去輦轂遠，憲度稍墮，而百司亦多自恣。公振風紀，明法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會淫雨彌月，公上章言：此陽微陰盛之徵，宜脩德以回天意。上嘉納之。表民販私鹽者，縱橫江上，商旅幾絕。勅公勦之。公遣南臺御史顧以山戴琥往捕，授以方略，擒賊首九，其餘人長江以清行舟無阻。公念二親老，連章乞致仕，未允。又三疏乞終養。上乃許之。居無何，二親相繼逝，執喪哀毀，幾不能生。戊戌，上杭盜起，凶燄日熾，詔起公于家。改左僉都御史，賜勅許以便宜從事。公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搗其巢穴，馘其渠魁，撫其脅從。又以上杭之溪南里寔盜淵藪，乃析爲永定縣以統釐之。於是汀漳之間晏然。公以寇平，又上章乞歸。上憫公久勞瘴鄉，乃許謝。事旣歸，絕口不談官府事。惟與子弟及縣之俊秀講

論經史而已給事中虞瑤大學生袁慶祥等皆上章
乞起公用之然當道多與公不合者故卒不用公生
於永樂壬寅至其卒得年六十有四所著詩文散軼
惟終養錄征閩錄安宅錄尚存初公奏乞歸養曰無
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三宜退故自號三宜及
自閩歸語人曰國家有事宜再起事平宜再退更號
五宜臨歿索筆大書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
骸歸地命子鵬揭于柩前嗚呼公之爲人兩言盡之
矣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宥墓碑銘

鹽政

彭華

成化辛丑五月甲午左僉都御史致仕海南邢公卒
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賜祭于家其子頊不遠萬里
走京師請予乞銘其墓上之碑公予同年友也予知
之深其平居溫溫然不爲蘄絕崖岸及臨事則斷斷
有不可拔者自爲御史時稱有執守雖於總憲者已
不肯屈就旣而出治兩劇郡它人殫智畢力愈不治
公未嘗立奇惟省徑均賦節饋遺以理折獄不爲私
撓而已兩郡皆翕然信服名赫赫動朝廷乃起爲僉

都御史賜璽書巡撫東吳公益以事自任有干謁者一切置不問以是得謗遂乞致事時年甫五十有五夫士君子立志確然素定於胸中以之修己必不易其操以之治人必不爽其政及稍見幾微必急流勇退不溺乎其常若公者非有涵養之學通達之材卓越之見不能然也而使泯無傳邪公諱宥字克寬正統辛酉以禮記領鄉薦戊辰登進士明年拜御史蒞四川道景泰庚午常熟民有誣匿太監王振家財者辭連二十餘人公奉命與錦衣千戶于信往鞫之至則辨其誣于恐得禍公曰豈可避禍而文致人罪邪竟辨之辛未巡按福建鎮守薛尚書希璉與許御史士達相訐奏事下公公一以實覆不少避或疑鄧茂七餘黨生亂欲以鎮東軍易延平軍公曰人情重遷山海異習徙之適恐致亂卒不徙民有坐盜死罪臨刑冤號不已公曰盍姑緩之踰月果得真盜築永安四城奏留班匠助役城成民不告勞甲戌巡遼東瀋陽軍官盜官儲者三十餘人公以瀋陽三面拒敵奏止黜爲首者二人餘皆罰贖守城未幾賊至賴以無虞副將焦禮有功主將曹義欲冒之寇都御史深黨焉公不可遂成隙丙子乞歸省天順戊寅還朝巡

河南革省驛遞復民地取之藩府錄罪囚可矜疑者
民皆稱快庚辰績滿擢知台州府府吏舊皆僦屋以
居而新參者輒入公費金公卽府治東闢地免新參
金令自治屋三間甫三年吏盡有舍尋以巡按時事
就逮父老有懷金竊餽者公曰吾無用此謝絕之左
遷晉江縣丞 今上嗣統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
天下攬納者滋爲弊賦因以虧公痛繩治責償且得
餘錢數千緡因以闢永豐倉築沙湖長隄甃運道橋
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奢公率以儉約諸遊宴亭館老
佛殿閣一莫之顧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公開倉廩且

昏荒
罪不
發與
強取
者

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相聚持券入富
家強取公卽日榜諭許民持書券赴府府召鄉老引
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俱抵罪又得米八百萬斛
猶不給會計軍餉足一年尚餘二十萬斛亦舉貸之
同官以專擅爲慮公曰民命在須臾待報則無及矣
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殆四十萬口事聞 上賜勅
褒獎陞浙江右叅政仍視府事是年秋遂擢僉都御
史詢吏治察民隱獎廉能黜貪暴開丹徒二河築奔
牛閘革儀真淮安兌運米重曬增其脚費清湖坡田
賦減門攤商稅規畫賑濟散斂率有法理兩浙鹽罪

偽造引私販渠魁數十人官給煎鹽具俾濱海民兼
主之山居者出米給焉民兩利之鹽賦無虧己丑黜
能官百七十餘人帖帖不敢有怨語庚寅秋議事至
京乞致仕章再上乃許焉旣歸別號湄丘道人作湄
丘草亭記以自見間語及祭禱曰謂里無良醫市無
善藥不忍坐視勤於祭禱以紓愛敬則可若謂鬼神
能生死人則萬無此理卒年六十有六公之先在宋
建炎間自開封徙瓊之文昌父文廣封四川道監察
御史母許氏贈孺人繼郭氏配林氏俱封孺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傳

鹽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字元吉蘇州吳江人弘
治丙辰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陝西
西安府知府郡人爲立生祠擢山東按察副使整飭
天津兵備時叛賊劉六等聚衆轉劫天祥嚴號令設
卒守要害獲渠魁宮太保及其黨七十餘人加俸一
級尋進太僕少卿仍理兵備事以賊衆兵少奏上
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祥與之夾攻俘斬甚衆
由是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兼
督軍務洞苗亂天祥調漢土官兵分哨進剿遂破諸

寨擒斬凡六千餘級捷聞賜璽書獎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召還理院事以虜寇宣大用廷推往督軍務至則虜已遯矣已而進左副都御史以虜寇延綏又奉命提督三邊軍務虜亦遯賜蟒衣加俸二級又奉命理閩浙鹽道經吳江卒於家時正德十一年八月天祥警敏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但卒後諸子爭訟所積財至十餘萬人以是或不

副都御史唐公繼祿傳

屯鹽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遂安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卽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所至擊汰贓墨吏無算性英敏彊記而又長身嶽立嘗與兩司錄囚囚籍一覽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情詰兩司兩司倉卒或不能對以是愈益嚴憚之若神君然楚中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覈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斂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卯因

著爲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行部荊州會興山盜起
穴高鷄寨鑿礦行劫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礦砂
之入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卽日下雕勦
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誦未可輕動且寨險峻難
仰攻不如檄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
賊盍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囚之郡獄而陰遣沙市
巡檢趙應奎詣高鷄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
不且嚮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饑寒所
迫故聚而丐食一聚則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
未之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檢願巡檢活之應奎馳

歸以賊語報繼祿頷之急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
數復遣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
有符者隘兵毋得擅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鷄寨
平是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夷數千里間按堵如
故後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擢南京操江僉都御史
晉屯鹽副都御史俱在任不久以疾告尋卒於家年
五十一繼祿爲人自少嚴整介潔生數歲而孤事寡
母以孝聞立朝幾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餽遺無論
公私一切謝却居穴庭儼如官府絕無燕褻之容卽
僮僕不敢仰視在告時親朋亦罕覩其面繼祿故無

子卒時生子方一歲人以為有天道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濂墓誌銘

茅 坤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葺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強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

不得不共爲滄澳河恣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旣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構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閑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卽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卽又前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母迺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謫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願解唯公指顧間

有不得卽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侍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於吏部者十之九而始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滯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衆或私指曰某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蹇諤之士無他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

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膳黃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構向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卽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此其所以以追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鵬而亡昔人猶悲其志予於公

能無仰天而欷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凡幾傳而爲鵬鵬生綬綬生應禎號愛山卽公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宮母吳氏妻沈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樞杞機桴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綰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

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
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
亦外徙而中或有并撼公者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
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氣類
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
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
明年某月日葬於靈鷲山祖阡之原其銘曰 公之
始孕母輒異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
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維公之生岷嶷非常童齠
揆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

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
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
攸職舉淹振滯抑讒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
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媚亦
及身會虜入犯燧屬 帝闈校士 兵雜選魚鱗公
以納言徙爲右丞 天子璽書督屯 恒名曰使能

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姒口朋興公旣左遷解組拂衣
翱翔埃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
繳矰靡施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
睥睨一世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枕星席月

鳴葭揚絲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旣彌留執手引訣
公掀予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僅託書碣書之何以
天地一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璣家傳

公諱璣字在叔別號在庵姓王氏世爲衢州西安人
父諱文暉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再封奉政大夫山
東按察司僉事僉事公生三子公爲季幼穎敏始生
時仲父遵無嗣叔母鄭氏求爲子比有識卽求歸終
不忍背所生十歲就小學刻志向進補郡邑弟子員
尋得廩擇交多善士聞有道陳白沙之學者心亟仰
之渡江從學陽明王先生門先生一見亟稱篤實因
與心齋王先生處言爲此學必欲見諸躬行戊子領
鄉薦己丑進士時詔選科道部以公名上拜兵科給

事中孜孜舉職不激不隨首疏請重學校遵守令值

聖駕親耕藉田復上言耕籍實務四事起書生論

時政準古酌今論者以爲鑿鑿可行他若留意邊儲

請伐虜謀慎簡京堂大臣慎處邊方重臣雷震修省

議柎廟制等疏皆當事理而乞分內閣重權以防壅

蔽尤人所不敢言辛卯迎養二親時遇郊祀推恩僉

事公親拜闕下壬辰差視內庫及御馬等監局上言

考察二官編處商人查更管事庫夫查處折色錢糧

禁處不堪物料五事積弊隱姦搜剔無遺內臣爲之

斂跡達賊入大同將臣失事反以捷聞奉命查勘功

罪親往得鈔略驅搶實跡及各官行事時服其公烏

思藏昆葛鎖南扎以堅叅已藏卜乞襲天乘法王貢

年例方物外私進廂嵌甸子無量度金佛一尊畫像

釋伽佛一副舍利十顆復言酌處外夷貢物明好惡

訓華夷以垂法萬世詞嚴義正至引唐宋爲比識者

難之癸巳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等處政服

輒進諸生論學齊魯之士彬彬向風退卽娛侍二親

年並八十東人以孝稱之丁酉遷江西布政司右叅

議屬歲歉米價頓貴饒之樂平業磁浮梁者輒盜兵
讐殺省城震駭當事者束手無措公以撫按委托廉

得其情先爲曉諭乃拘逮首禍擅殺者各置于法餘
並解散人樂更生辛丑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
津二親憚遠乃攜僮僕二三輩單車就道亟思歸侍
緣邊報孔棘不果天津道介通滄職兼郵傳舊蒞此
者惟應接賓客批答夫關之不暇公至亟請于撫按
委賢有司一員以董其事因得專詰兵刑至今猶遵
行之沿河皆屯所無有司姦人悉駕小艇名假買鹽
實窺便攘劫被害者奔訴無從莫之指實公爲籍其
船戶官爲編類令船尾各畫一禽以相識別許徑指
其船禽以訴盜無弗得河道肅清值九廟大工之役

部委撈尋飄流木筏公卽親歷沿海敲冰伐葦獲木
無算轉輸于京勞瘁成疾臥疴連月且聞僉事君恙
思一見乃連疏乞休銓司以年勞當遷未卽允覆疏
再上而外艱聞矣曉夜奔還屬大功告成賜銀十兩
明年乙巳春喪事畢廬于墓次終制以太宜人年耄
不忍離踰歲太宜人亦卒庚戌春起復補任徐州兵
備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所至臺司悉以道誼見
推時江北濟淮人民逃移田地荒蕪廷議欲設才望
重臣撫治遂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充淮徐兗州
等處招撫營田使辛丑捧表入賀次淮聞報過徐接

咨八月稱賀畢赴本院任題請關防吏書領勅符赴
鎮公以久次驟更要職權貴欲市恩援以附已公恪
守初志不少阿徇同鄉有愛公者勸公少貶公不顧
惟以書幣修謝撫屬五府三州久罹災歉千里蕭條
公目擊時艱盡瘁不恤節浮費勤勸課巡行郊野悉
心招徠簡任治農官老經處農器牛具種子復業開
荒者立粟寬假以三歲爲期親撰誨農歌一章諄七
誨民先是部議處置錢糧擬借支漕鹽以集事值時
多故未易給發乃資衆于倉廩之糴易假牛于公畜
之贓罰取器於庫藏之美餘公處之有方民不加取
而官亦不煩給發流民復業者爲戶一萬二千八百
有奇爲口四萬二千九百有奇所墾田地八千頃有
奇凡歷再期漸就緒而河水連溢亟以災聞于朝詔
遣工部尚書默泉吳公出賑民賴以不饑適言者請
併職守欲會河道漕運撫營以爲二再以言官論列
裁革添設重臣回籍聽用蓋有陰主之者矣六月南
歸一意斂退世務悉屏去惟一二童子侍側自後南
部會題撫按舉薦咸在遇缺推用列公絕不與兩京
故舊通音問無意天下事矣訓家以禮每身先之冠
婚酌古不泥喪則自履率人省薄俗分孝設齋之費

而專意附身附棺始于宗族好禮者皆樂從之祭則
春秋時享於祠以及忌祭薦新謁朔展墓俱遵家禮
祭畢每誦 高皇帝聖諭及先祖遺德善訓以警族
衆行之漸久人頗見信嫁娶深鄙論財惟取世家清
素者絕不以勢利華侈相尚自家食時輒留意祠堂
族譜力未能逮歷官後始漸爲之俸入產利半以供
祖塋祠享之用待母黨曲有恩意常言平生無過人
惟出處分明不曾少有降志屈身處初仕瑣闥以不
附時宰外補歷任藩臬同列多所嚴憚按撫無加禮
議論侃侃若不知有薦劾權在天津日胡總制守中

勢烜赫他兵臬皆曲意趨附八獨守正不屈守中
附者獲罪咸下公問理因自戲曰使我與衆同流何
人作問官也在宦途二十餘年尚參藩政位都憲未
久復以直道忤時古冲李公大宰去任以故人情待
之頗厚再起道經于衢絕不與見其處嚴少師柄用
之際始終一節尤人所難待鄉里士夫澹然無炎涼
態惟平昔故舊及後學同志温然若骨肉五邑官師
有持正獲罪者多賴公陰爲扶助其人多不及知三
十九登科四十筮仕五十五居憂六十再出出四年
復歸逍遙林下且十年食無兼味室無長物二子服

勤茹菲無異寒士其歿也無餘財以充殯殮費爲文
平實有理致類其所著有在庵遺稿藏于家



